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/ 托妮·莫里森长篇小说代表作

宠儿

Beloved

[美] 托妮·莫里森 著
潘岳 雷格 译
中国文学出版社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/ 托妮·莫里森长篇代表作

宠儿

Beloved

[美] 托妮·莫里森 著
潘岳 雷恪 译
中国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7 号

版权合同登记号:0104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宠儿/(美)托妮·莫里森著;潘岳、雷格译. —北京:
中国文学出版社,1996.2

ISBN 7-5071-0323-4

I. 宠… II. ①莫…②潘…③雷… III. 长篇小说-
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21506 号

责任编辑:文 钊

装帧设计:续蓓虹

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:100037)

北京建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0.875

字数:238 千 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14.20 元

托妮·莫里森

以其富于洞察力和诗情画意的小说把美国现实的一个
重要方面写活了

——瑞典学院

六千万
甚至更多

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
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
那本来不是我宠儿的，
我要称她为宠儿。

《新约·罗马书》九：二十五

—

124号恶意充斥。充斥着一个婴儿的怨毒。房子里的女人们清楚，孩子们也清楚。多年以来，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忍受着这恶意，可是到了1873年，塞丝和女儿丹芙成了它仅存的受害者。祖母贝比·萨格斯已经去世，两个儿子，霍华德和巴格勒，在他们十三岁那年离家出走了——当时，镜子一照就碎（那是让巴格勒逃跑的信号）；蛋糕里出现了两个小手印（这个则马上把霍华德逼出了家门）。两个男孩谁也没有等着往下看：又有一锅鹰嘴豆堆在地板上冒烟儿；苏打饼干被捻成碎末，沿门槛撒成一道线。他们也没有再等一个间歇期，几个星期、甚至几个月的风平浪静。没有。他们当即逃之夭夭了——就在这座凶宅向他们分别施以不能再次忍受和目睹的侮辱的时刻。在两个月之内，在残冬，相继离开他们的祖母贝比·萨格斯，母亲塞丝，还有小妹妹丹芙；把她们留在蓝石路上这所灰白两色的房子里。当时它还没有门牌号，因为辛辛那提还没扩展到那儿呢。事实上，当兄弟俩一个接一个地卷起铺盖、抓起鞋子，偷偷逃离这所房子用来试探他们的活生生的恶意时，俄亥俄独立成州也不过七十年光景。

贝比·萨格斯连头都没抬。她是在病榻上听见他们离去的，但这并非她躺着一动不动的缘故。对她来说，孙子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认识到蓝石路上这所房子的与众不同，倒真是不可思议。悬在生活的醜恶与死者的刻毒之间，她对生或死都提不起兴致，更不用说两个出逃的孩子的恐惧心理了。她的过

去跟她的现在一样——不堪忍受。既然她认识到死亡偏偏不是遗忘，她便用残余的一点精力来玩味色彩。

“给我来点儿淡紫，要是你有的话。要是没有，就粉红吧。”

塞丝就用一切来满足她，从布料到自己的舌头。如果你对色彩有所奢望，那么俄亥俄的冬天就尤其令人不堪忍受。只有天空有戏可唱，而把辛辛那提的地平线算作生活的主要乐趣，也实在是太过轻率了。于是，塞丝和女儿丹芙为她做了她们力所能及、而且为房子所允许的一切。她们一起针对那里的暴行进行了一场敷衍塞责的斗争；同倒扣的泔水桶、屁股上挨的巴掌，以及阵阵的酸气作斗争。因为她们就像知道光的来源一样明晓这些暴行的来源。

兄弟俩出走不久，贝比·萨格斯就去世了，无论对他们的还是她自己的离去都兴味索然。随即，塞丝和丹芙决定召唤那个百般折磨她们的鬼魂，以结束这场迫害。也许来一次对话、交换一下看法什么的会管用，她们想。于是她们双手紧握，说道：“来吧。来吧。你干脆出来吧。”

碗柜向前进了一步，可是别的东西都没动。

“肯定是贝比奶奶在拦它，”丹芙说。她十岁了，仍然在为贝比·萨格斯的去世而生她的气。

塞丝睁开眼睛。“我不信，”她说。

“那它怎么不出来？”

“你忘了它有多小，”妈妈说，“她死的时候还不到两岁呢。小得还不懂事。小得话都说不了几句。”

“也许她不愿意懂事，”丹芙道。

“也许吧。但只要她出来，我就会对她讲清楚。”塞丝放开女儿的手，两人一齐把碗柜推回墙边。门外，一个车夫把马抽

打得飞跑起来——当地居民路过 124 号时都觉得有这必要。

“这么小的孩子，魔法可真够厉害的，”丹芙说。

“不比我对她的爱更厉害，”塞丝答道，于是，那情景登时重现。那些未经雕凿的墓石凉意沁人；那一块，她挑出来踮着脚靠上去，双膝像所有墓穴一样敞开。它像指甲一样粉红，遍布晶亮的颗粒。十分钟，他说。你出十分钟我就免费给你刻。

七个字母^①十分钟。再出十分钟她也能得到“亲爱的”么？她没想到去问他，而这种可能至今仍困扰着她——就是说，花上二十分钟，或者半个小时，她就能让他在她的宝贝的墓碑上把整句话都刻上，刻上她在葬礼上听见牧师说的每个字（当然，也只有那么几个字值得一说）：亲爱的宠儿。但是她得到和解决的，是关键的那个词。她以为那应该足够了：在墓石中间与刻字工交尾，他的小儿子在一旁观看着，脸上的愤怒那么苍老，欲望又如此新鲜。那当然应该足够了。再有一个牧师、一个废奴主义者和一座人人作呕的城市，那也足以回答了。

只想着自己灵魂的安宁，她忘记了另一个灵魂：她的宝贝女儿的亡灵。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婴儿会心怀这么多的愤懑？在石头中间，在刻字工的儿子眼皮底下与人苟合还不够。她不仅必须在那因割断喉咙的婴儿的暴怒而瘫痪的房子里度日，而且她紧贴着缀满星斑的曙色墓石、双膝墓穴般敞开时付出的那十分钟，比生命更长，更活跃，比那油一般浸透手指的婴儿的鲜血更加脉动不息。

“我们可以搬家，”有一次她向婆婆建议。

^① 即 Beloved，意为“心爱的人”，本书译作“宠儿”，系塞丝亲手杀死的女儿的姓名。

“有什么必要呢？”贝比·萨格斯问。“在这个国家里，没有哪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。我们还算幸运，这个鬼不过是个娃娃。是我男人的魂儿能回到这儿来，还是你男人的能回来？别跟我说这个。你够走运的。你还剩了三个呢。剩下三个牵着你的裙子，只有一个从阴间过来折腾。知足吧，干吗不呢？我生过八个。每一个都离开了我。四个给逮走了，四个被人追捕，到头来呀，我估计，个个儿都在谁家里闹鬼呢。”贝比·萨格斯揉着眉毛。“我的头一胎。想起她，我只记得她多么爱吃糊面包底儿。你比得了吗？八个孩子，可我只记得这么点儿。”

“你只让自己记得这么点儿，”塞丝这样告诉她，然而她自己也面临着同一个难题——那可是个大活人呐——儿子们让死的那个赶跑了，而她对巴格勒的记忆正迅速消失着。霍华德好歹还有一个谁也忘不了的脑型呢。至于其余的一切，只要安全允许，她就尽量不去记忆。遗憾的是她的脑子迂回曲折，难以捉摸。比如，她正匆匆穿过一片田野，简直是在奔跑，就为尽快赶到压水井那里，洗掉腿上的春黄菊汁。她脑子里本不该有任何别的东西。那两个家伙来吃她奶水时的景象，已经同她后背上的神经一样没有生命（背上的皮肤像块搓衣板似地起伏不平）。^① 脑子里也没有哪怕最微弱的墨水气味，或者用来造墨水的樱桃树胶和橡树皮的气味。^② 什么也没有。只有她奔向水井时冷却她的脸庞的轻风。然后她用破布蘸上压水井的水，泡湿春黄菊，头脑完全专注于把最后一滴汁液洗掉——由于

① 均为塞丝对“甜蜜之家”的痛苦回忆。

② 均为塞丝对“甜蜜之家”的痛苦回忆。

疏忽，仅仅为了省半哩路，她抄近道穿过田野，直到膝盖觉得刺痒，才留意野草已长得这么高了。然后就有了什么。也许是水花的飞溅声，被她扔在路上的鞋袜七扭八歪的样子，或者浸在脚边的水洼里的“来，小鬼”^①；接着，猛然间，“甜蜜之家”^②到了，滚哪滚哪滚着展现在她眼前，尽管那个农庄里没有一草一木不令她失声尖叫，它仍然在她面前展开无耻的美丽。它看上去从来没有实际上那样可怖，这使她怀疑，是否地狱也是个可爱的地方。毒焰和硫磺当然有，却藏在花边状的树丛里。小伙子们吊死在世上最美丽的梧桐树上。^③ 这令她感到耻辱——对那些美妙的飒飒作响的树的记忆比对小伙子的记忆更清晰。她可以企图另做努力，但是梧桐树每一次都战胜小伙子，她因而不能原谅自己的记忆。

当最后一滴春黄菊汁被洗掉，她绕到房子前面，一路上将鞋袜拾起来。好像是为了她糟糕的记忆而进一步惩罚她，在不到四十英尺远的门廊台阶上，赫然坐着保罗·D，最后一个“甜蜜之家”的男人。虽然她永远不可能把他的脸跟别人的搞混，她还是问道：

“那是你么？”

“还剩下的那个。”他站起来，微笑道：“你过得怎么样，姑娘，除了脚还光着？”

她也笑了，笑得轻松而年轻。“在那边把腿弄脏了。春黄菊。”

① 狗名。

② 塞丝十八年前逃离的农庄名。

③ 塞丝逃跑途中见到的情景。

他扮了个鬼脸，好像在尝一勺很苦的东西。“我听着都难受。从来都讨厌那玩艺儿。”

塞丝团起袜子，塞进衣袋。“进来吧。”

“门廊上挺好，塞丝。外边凉快。”他重新坐下，转头去望路另一侧的草地，知道自己心中的热望会从眼里流露。

“十八年了，”她轻声说。

“十八年，”他重复道，“我敢发誓我每一年都在走。不介意我跟你搭伴儿吧？”他冲着她的脚点点头，开始解鞋带。

“想泡泡吗？我去给你端盆水。”她走近他，准备进屋。

“不，不用。不能宝贝脚丫子。它们还有好多路要走哩。”

“你不能马上就走，保罗·D。你得多呆一会儿。”

“好吧，反正得看看贝比·萨格斯。她在哪儿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“噢不。什么时候？”

“到现在八年。快九年了。”

“遭罪吗？但愿她死得不遭罪。”

塞丝摇了摇头。“轻柔得像奶油似的。活着才遭罪呢。不过你没见到她真遗憾。是专为这个来的么？”

“那是一部分原因。再有就是你。可说老实话，我如今什么地方都去。只要能让我坐下，哪儿都行。”

“你看起来挺好。”

“见鬼。只要我感觉坏，魔鬼就让我看起来好。”他看着她，“坏”这个词说的是另一个意思。

塞丝笑了。这是他们的方式——从前的。无论嫁给黑尔之前还是之后，所有“甜蜜之家”的男人都温柔地兄弟般地向她调情，那样微妙，你只能去捕捉。

除了多出一大堆头发和眼睛里的期待，他看上去还是在肯塔基的那副模样。核桃色的皮肤；腰板笔直。一个面部僵硬的男人，这么愿意微笑、激动，这么愿意和你一道悲伤，真是令人惊奇。好像你只消引起他的注意，他就立即产生和你一样的情感。不到一眨眼的工夫，他的脸似乎就变了——里面蕴藏着活力。

“我不是非打听他不可，对吧？假如有的说，你会告诉我的，是不是？”塞丝盯着自己的脚，又看见了梧桐树。

“我会告诉你。我当然会告诉你。我现在知道的不比当时多一丁点儿。”搅乳机的事^①除外，他想，而你又并不需要知道那个。“你必须认为他还活着。”

“不，我想他死了。一厢情愿又不能让他活命。”

“贝比·萨格斯怎么想的？”

“一样。可要是听她的话，她所有的孩子还都死了呢。口口声声说什么她感觉到每一个都在某一天某一个时辰走了。”

“她说黑尔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一八五五年。我孩子出生的那天。”

“你生下了那个孩子，是吧？从来没想过你能成功。”他格格地笑了，“怀着孩子逃跑。”

“没办法。等不下去了。”她低下头，像他一样想，她的成功是多么不可思议呀。还有，如果没有那个找天鹅绒的姑娘，她绝对做不到。

“而且全靠你自己。”他为她感到骄傲，也有些不快。骄傲

^① 塞丝的丈夫黑尔目睹她被掠走奶水后，精神崩溃，在搅乳机旁以牛油涂面。

的是她挺下来了；不快的是她始终没有需要黑尔，也没有需要他。

“差不多全靠我自己。并不全靠我自己。一个白人姑娘帮了我的忙。”

“那么她也帮了她自己，上帝保佑她。”

“你可以在这儿过夜，保罗·D。”

“你出主意的声音听起来可不够坚决。”

塞丝越过他的肩膀瞥了一眼关着的门。“噢，我真是这个意思。只是希望你别介意我的房子。进来吧。跟丹芙说说话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”

保罗·D把两只鞋子拴在一起搭到肩膀上，跟着她进了门。他径直走进一片颤动的红光，立时被那红光当场罩住。

“你有伴儿？”他皱着眉头，悄声问。

“时有时无吧。”塞丝说。

“我的上帝啊。”他退出门，直退到门廊。“你这儿的邪恶是哪一种？”

“它不邪恶，只是悲伤。来吧。走过来。”

这时，他开始仔细地端详她。比刚才她一手提着鞋袜、一手提着裙子，两腿湿淋淋亮晶晶地从房后绕出来的时候端详得更仔细。黑尔的姑娘——铁的眼睛，铁的脊梁。在肯塔基他从来没见过她的头发。她的脸尽管比上次见时多经了十八年风雨，现在却更柔和了。是因为头发。一张平静得毋须抚慰的脸；那张平静的脸上与她皮肤同色的虹膜，让他不时想起一副面具，面具已经被仁慈的拳头封了眼睛。黑尔的女人。年年怀孕，包括她坐在火堆旁告诉他她要逃走的那一年。她的三个孩子已经被她塞进别人的大车，随着一车队的黑人过了河。他们

将留在辛辛那提附近黑尔的母亲那里。在那间小木屋里，尽管靠火这样近，你甚至能闻到她裙子里的热气，她的眼里还是没有映出一丝光芒。它们就像两口井，让他不敢凝视。即使毁掉了，它们仍需要盖上，遮住，标上记号，警告人们提防那空虚所包含的一切。所以她开口的时候他就把目光投向火，因为她的丈夫不在那里听她诉说。加纳先生死了，他的太太脖子上又长了一个甘薯那么大的包，不能讲话。她挺着大肚子，尽量靠近火堆，倾诉给他，保罗·D，最后一个“甜蜜之家”的男人。

农庄上的奴隶一共有六个，塞丝是他们中唯一的女性。加纳太太哭得像个孩子似地卖掉了保罗·D的哥哥，以偿还刚一守寡就欠下的债务。然后“学校老师”^①来到，使一切都井然有序。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再毁掉三个“甜蜜之家”的男人，用拳头击掉塞丝眼中的闪亮的铁，只留下两口不反射火光的深井。

现在铁又回来了，可是有了那张因头发而柔和的脸，他就能信任她，迈进她的门，跌入一片颤动的红光。

她说得对。是悲伤。走过红光的时候，一道悲伤的浪头如此彻底地浸透了他，让他想失声痛哭。桌子周围平常的光亮显得那么遥远；然而，他走过去了——没有流泪，很幸运。

“你说她死得很轻柔。轻柔得像奶油似的。”他提醒她。

“那不是贝比·萨格斯，”她说。

“那是谁呢？”

“我的女儿。跟两个男孩一起先送走的那个。”

“她没活下来？”

^① 农庄主，加纳先生的妹夫。